

◆ 羅旋 著

江西傳奇 蔣經國



蔣經國江西傳奇

◇ 羅旋著

南
粵
出
版
社

責任編輯 吳江波
裝幀設計 陸智昌

書名 蔣經國江西傳奇
作者 羅旋

南粵出版社

香港域多利皇后街十號一二〇二室

SOUTH CHINA PRESS

Rm. 1102, 10 Queen Victoria Street, Hongkong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域多利皇后街九號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9 Queen Victoria Street, Hongkong

陽光印刷製本廠

香港柴灣利業街四十號二十四樓

一九八八年八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大三十二開(140×203 mm)二四八面

國際書號 ISBN 962·04·0653·2

©1988 South China Press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kong



1. 蔣經國

2. 童年時代的蔣經國及其祖母王氏



3. 蔣經國在江西



4. 在江西與蔣經國同居過的章亞若

5. 蔣經國及其夫人蔣方良



6. 蔣介石與蔣經國在查閱家譜
7. 蔣介石、宋美齡與蔣經國一家

目錄

第一章	脫穎而出蔣經國	一
第二章	新官上任三把火	一七
第三章	新政不怕「紅帽子」	三三
第四章	自建班底赤硃嶺	四二
第五章	雙腳踏遍贛南路	六一
第六章	以血還血誓報仇	八八
第七章	重慶歸來政風變	一〇四
第八章	三年計劃建樂園	一二八
第九章	千方百計塑形象	一四一
第十章	五花八門練新人	一五八
第十一章	花園塘畔驚家變	一七八
第十二章	古思今法自成家	一八八

第十三章	政治櫛窗土特產	二〇三
第十四章	樹敵日多民漸怨	二一五
第十五章	人去政息渺餘音	二三〇
後記		二三六

第一章 脫穎而出蔣經國

贛州古城，原名虔州。據傳，宋朝有個校書郎，給皇帝上奏本說，「虔」字虎頭，是個凶名，天下太平，唯獨此郡有警。於是改名贛州。因章貢二水在城頭匯合成贛江。

這裏閉塞、落後，却是古代進入廣東的必經之道；這裏民風純樸、勤勞，却是典型的蠻荒之地；這裏山川秀麗，却又瘴氣甚盛；這裏資源豐富，却又貧窮不堪；這裏似乎與世隔絕，却又動盪不安。

這裏少出才子名人，却又是歷代才子名人咏嘆之地。蘇東坡稱讚「山爲翠浪涌，水作玉虹流」；文天祥形容「城郭春聲闊，樓台畫影遲」；王陽明低吟「村色遙連閩嶠碧，江流不盡楚天清」；黃庭堅高吟「貢川章川結襟帶，梅嶺桂嶺來朝宗」；辛棄疾更是留下「鬱孤台下清江水」名句。

這裏人民善良、老實，却又是農民起義的多發地。明朝爆發過三寨起義，一度震撼大明王朝，不得不派遣左僉都御史王守仁巡撫贛南，致使一代陽明學名哲客死於此地^①。到了近代，這裏的農民起義與暴動，更是此起彼伏，終至成爲中共中央蘇區。

這裏有時處於時代前哨，犧牲於蔣介石「四·一二」政變中的中共黨員陳贊賢，熱血就灑在

這塊土地；但這個城市是那樣古老，直到四十年代，宋時城牆，鎮台、道台、知府衙門建築依然完好。它的城市佈局又是那樣古怪奇特，呈通天龜形，所有街道都是「丁」字，竟找不到一條「十」字路。特別是城內有衆多山嶺，民謠說，「三山五嶺八境台，十個銅錢買得來。」這十四個字，包含了十九個地名，確有景鳳、夜光、東勝三山，田螺、百家、鷄婆、慈姑、金圭五嶺，只不過經千百年磨蝕，只剩下隆起的土阜，爲民房覆蓋。

這裏屬於江西版圖，却又充滿粵風廣味。由於長期被廣東軍閥盤踞，不僅軍政大權被操縱，而且工商、交通運輸都爲他們壟斷。不僅有共同語言——客家話，而且生活習性也被潛移默化，人們時興香雲紗廣裝，喜歡上廣東館子，坐進一格格火車式座位，品嚐魚生、什錦粥、清蒸乳鴿、牛腩或腳包。

尤爲驚人的是，連街道也粵化了。這還是三十年代的事，蔣介石坐鎮南昌行營，對中央蘇區進行五次圍剿時，部署兵力都是由北、西、東三面，成弧形進攻；南面無能爲力，只得借重心懷叵測的南天王陳濟棠，余漢謀的軍部便設於牡丹亭所在的大餘城。贛州駐了李振球一個師。這位師長倒不是那種飽食終日的人，而是喜歡這裏動動，那裏捅捅，留下些治迹。他把撫台衙門拆建成公園，並下令把幾條主要街道店鋪，改成廣式有騎樓的門面，讓人行道被樓房覆蓋。這項工程不小，店家多抱觀望態度，諒其難以實現。誰知軍閥便有軍閥作風，出動軍隊強行拆除舊店面，招來各地營造公司承建，硬是把文清、陽明、中山、濂溪幾條主路改成了騎樓街。這倒也方便了行人，從此上街不怕日曬雨淋，布鞋出門不濕腳。

粵軍就地取餉，設立花捐局，大辦賭場，引來番攤。賭館門樓高挑「銀牌餉館」的旗帘；烟

館隨處可見，則掛一文雅小牌「高級談話室」；至於娼妓，揚州班、袁州班、土班，分踞街巷，公開營業。真是烟賭娼風靡一時，花捐局財源茂盛。

尤其到了抗戰期間，這裏陡然繁華起來，江西省會遷在泰和，廣東省會徙於韶關，此城正好居中，距兩個省會都只二百公里左右，成為南北前綫的後方，因而商賈雲集，難民蜂至，熙來攘往，畸形繁榮。

這個城市小巧而潔淨，却又是個十分複雜的地方。土地革命時期，周圍赤區的土豪劣紳和官員大多流亡於此；廣東軍閥長期駐守，也培植了雄厚實力；中共在這裏有地下組織，還有一些進步團體；更多的是國民黨各派系政客，中統、軍統特務，幫會道門黑勢力，加上地方紳士權貴。這裏成為藏龍卧虎、藏污納垢之地。社會風氣敗壞，衆多勢力傾軋，成為政令難及的「化外之地」。江西省的政府派來這裏的專員有如走馬燈，大都呆不長久，王有蘭任期一年九個月，馬葆珩任期七個月，現任專員劉己達從一九三八年四月上任，到一九三九年三月，不過一年時間，就已到了如坐針氈的地步。

追根溯源，要追到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輝頭上。

熊式輝，江西安義縣萬家埠人。一九三一年，蔣介石親自擔任第三次圍剿江西紅軍的總司令，坐鎮南昌。熊式輝被任命為參謀長，乘飛機在上海龍華機場失事，摔斷左腿，裝上了假肢，從此走路一脚高一脚低，江西人叫他「飛天拐子」。他就這樣跛着一條腿，當了十年江西省主席，深得蔣介石寵信。贛南問題，是他自己種下的苦果。

那是北伐時的事。有個保定軍校二期畢業的陸軍第四師師長賴世璜，是贛南石城縣人。此人

朝秦暮楚，時而投效孫中山，時而歸附陳炯明，時而投降北洋軍閥孫傳芳。一九二五年，他又起義參加北伐，蔣介石任命他爲國民革命軍第十四軍軍長，並派熊式輝爲該軍政治部主任。以後攻打撫州時，第一師師長陣亡，熊式輝兼任師長。從此他野心勃勃，覬覦軍長寶座，想取而代之。賴世璜早有戒備，二人時常發生齟齬，終至在打到山東臨沂失利，返回江南後，將熊式輝免職。熊式輝在上海蟄居了一段時間，打聽到孫傳芳派一贛南老鄉找賴世璜誘降，許他事成後任江西督軍，賴世璜應允倒戈。熊式輝將此事密報東路軍前敵總指揮白崇禧。白崇禧於是派人在上海將賴世璜逮捕，處決於陸軍監獄。這樣，熊式輝接受十四軍軍權，繼任軍長。從此他青雲直上。

冤家路窄，四年後，熊式輝就任江西省政府主席，贛南留下的賴世璜舊部和同鄉同學，當然不會忘記舊仇。抗日戰爭初期，他們聚集一起，打着抗日救國旗號，招兵買馬，成立地方武裝。熊式輝怕他們在贛南這塊多事之地鬧事，不得不安撫他們，把他們編爲三個保安團，直屬省保安司令部。委任大餘人賴天球、劉卓夫、信豐人王廷驥爲團長，駐紮在贛州至廣東的南康、大餘、信豐縣一帶。從此更增加了贛南局勢的複雜性。專員馬葆珩上任半年，就幹不下去，提出了辭呈。熊式輝爲解決贛南問題，煞費苦心，想物色一名能幹而又腰硬的專員。他在國民黨中，屬新政學系首腦，苦在這個「組織」並沒組織形式，只有上層人物，不像復興社和C·C，有龐大的基層組織。熊式輝在江西當政，全仗他靈活圓滑的手腕，運用與策動各派系人物。

終於，他從復興社頭頭康澤那裏要來了一名幹練人才劉己達。康澤在第四次圍剿時，來江西任南昌行營別動隊總隊長，這是一個武裝特務組織，在星子縣海會寺有一個規模甚大的訓練基地，名爲中央軍校特別訓練班。劉己達便是別動隊設計委員。西安事變後，國共兩黨開始第二

次合作，國民黨從特訓班挑選了一批人，準備派到陝甘寧擔任專員、縣長，劉己達是人選之一。他們在星子待命，隨時準備赴任。以後因中共方面堅決不接受，終未成行。於是熊式輝把劉己達要來，任命爲江西省第四行政督察區專員，以爲借復興社牌子，能夠威懾贛南。

劉己達，江西宜豐人。上任時正當壯年，穿一身藏青中山裝，戴一頂禮帽，很有氣派，也挺神氣。他買下省保安處長廖士翹的一部墨綠色舊雪佛來車，帶着妻女從南昌直駛贛州上任。剛到任，就碰上項英、陳毅領導的贛粵邊游擊隊下山。他代表省政府與陳毅談判，送中共武裝出境，比如調虎出山，正是他們所需，雖然來了番討價還價，還是達成了協議。陳毅率領長征後留在贛南堅持三年游擊戰的隊伍，從大餘開到贛州，然後乘木船直下贛江，轉車去了江浙抗日前綫。

這是劉己達上任後辦成的一件大事，接着他想顯顯身手，解決一下地方上的問題，如烟賭問題，誰知竟遭到各種勢力的掣肘、抵制，簡直寸步難行。當時贛州有「三劉」結成強大的地方勢力，省參議員劉子荆、商會會長劉甲第、省黨部委員劉紀雲，與保安團勢力結在一起，互相呼應配合。

保安團駐在距城不遠的交通要道，軍風紀甚差，爲非作歹的事時有發生，與地方當局不斷發生磨擦，關係日益緊張。

終於，一根導火綫引燃了一場劍拔弩張的鬥爭。一次，專署特務室會同警察局，抓獲一名鴉片烟犯，一查竟是駐南康潭口鎮的保安團大隊長。劉己達感到棘手，打電話請示熊式輝後，才正式將他關押法辦。這事激怒了保安團長賴天球，明處雖不便干預，暗處却尋找種種機會報復，使得專員公署官員不敢出城，保安團官長也不敢進城。而保安團駐地扼住了贛州交通咽喉，前往所

轄各縣均須經過潭口，這給專署工作帶來極大威脅。劉己達雖然兼任第四區保安司令，但只能管管縣裏的自衛隊，保安團直屬省保安司令部。黃埔系、復興社本是一家，但是在贛南，他們却成了冤家。

省保安司令正是熊式輝兼任。劉己達向熊式輝稟告自己處境的困難，請求書面解圍時，熊式輝却感到爲難。他想起與這些軍官的前隙，自己出面怕會討個難堪，有損省主席威信。這位老練世故的政客，冥思苦想了許久，終於找到一位最最適合調解的人選——蟄伏在贛州的省保安司令部督練處少將處長蔣經國。

說起來，蔣經國到江西工作，多虧熊式輝的鼎助。他於一九三七年三月從蘇聯回國後，處於一種微妙而尷尬的境地。國民黨總裁，哪能有共產黨的兒子；赤缸染紅的，必須在漂缸褪白。蔣介石讓他回溪口老家，閉門讀古書，以灌輸忠孝思想洗腦。四個月後，善於體察上意的熊式輝，向蔣介石建議讓蔣經國去江西鍛煉鍛煉。這正中蔣介石要兒子先到下面經受一番考驗的心意，慨然允諾了。

蔣經國來到江西的第一個職務是省政府保安處少將副處長。這是一個增設的虛職，熊式輝原只是給他安置個體面而舒適的位置。誰知蔣經國在蘇聯經過十三年的磨煉，回國後正值西安事變後的國共第二次合作，抗日救亡正當高潮，他年富力強，很有爲國家爲民族幹一番事業的雄心壯志，哪裏坐得住冷板櫓，竟認真當起了這個副處長，常常出其不意地到各保安團隊檢查工作，搞得軍風紀甚差的官兵很緊張。保安團是熊式輝首創的江西特產，當官的多是他的親信，自然要找上門訴苦。

此時熊式輝爲了迎合國共合作抗日的潮流，正要開辦一個地方政治講習院，聘請了許多社會名流任職任教，如許德珩、王造時、羅隆基、雷潔琮、夏征農等都應聘前來。熊式輝便借這個機會，改調蔣經國爲政治講習院的軍訓總隊長兼訓育處副主任。蔣經國對這一差事，仍然幹得很起勁。每天一早主持全體學員的朝會，還穿草鞋帶學員到附近農村勞動，在烈日下帶頭下田耘禾。講習院只辦了一期，就因日寇進犯贛北，戰事告急，停止辦下去。

熊式輝接到不少人的密告和警告，說蔣經國來江西不到一年時間，其工作作風和工作方法，很像共產黨，言論也極爲左傾，別人又制約不了，如此下去，將來如何向總裁交代？熊式輝思慮再三，讓蔣經國離開省會，去撫州溫泉訓練新兵，職務是保安司令部新兵督練處處長。不久，因戰局影響，督練處南遷，蔣經國就這樣無聲無息地來到了贛州。

省會遷在泰和，縣城確實太小，哪容得許多省級機關，有些單位便遷來贛州，使贛州空前擁擠起來。當時房屋雖然緊張，對蔣經國還是特別照顧，撥給了市中心公園內的「玉樹瓊花之室」。這裏原是道台衙署內的甃園，清末有官從維揚帶來一株瓊花，植子園內，後人又植玉蘭一株，建「玉樹瓊花之室」以誌盛。可惜世事滄桑，花與室都不存在，現在的建築，是粵軍駐贛時，師長李振球籌資重建，作爲軍官們休息娛樂的場所，瓊花已不可再得，於是在門外植八仙花四株，因襲「玉樹瓊花之室」的名，橫匾所刻是本地名紳劉甲第的手書。這棟磚木結構大屋頂歇山式建築，有四百多平方米，四周有檐欄，花樹繚繞，是個好地方。蔣經國一家暫時在這裏居住，同時也作爲督練處辦公場所，訓練兵員則在郊外的通天岩。

劉己達帶着熊式輝的親筆書信，前來拜會蔣經國。過去，他只作過禮節性拜訪，此時深爲自

己在紛繁政務中頭暈腦脹，放着這樣一棵庇蔭大樹不依靠而後悔。

當他進了公園的重檐門樓，走上左邊一條甬道時，見玉樹瓊花之室的廊簷下，蔣經國的俄國夫人蔣方良，坐在木欄杆邊的藤椅上，一手攬着金髮碧眼的五歲兒子愛倫，看一本畫冊。母子二人用生硬的發音唸着上面的中文字，唸不下去，就相對大笑。

蔣方良發現了走近的劉己達，站起身來，含着笑意，用寧波口音打招呼：「您好！歡迎！」顯然她是在溪口學的中國話。

劉己達微微一躬身，回道：「夫人您好！蔣處長在家嗎？」

蔣方良剛回一聲「他在」，蔣經國就聞聲從裏面走了出來。他穿一身便裝，神態酒脫，一見劉己達，就張開厚唇大嘴笑迎上前，用略帶沙音的嗓門大聲招呼：「啊，劉專員來了，請進請進！」

二人在當作會客、開會、辦公的廳堂坐下。這裏陳設簡單，只有木沙發、長條桌和骨牌檯，顯得空盪。從浙江老家帶來的傭人張媽，沏了兩碗茶端上來。蔣經國笑着問：「專員今天有空？」

劉己達臉部肌肉抽搐一下，現出苦笑：「我是一天到晚瞎忙，你來這裏，實在照顧不周，請多包涵。」

「別客氣了，這裏很不錯嘛，玉樹瓊花之室，這名字和環境一樣的美。可惜看不到玉樹，更不見有瓊花，哈哈！」

「玉樹是容易栽的，只是瓊花已經絕種。蔣處長，這裏是公共場所，很不安全，你還是另建新宅爲好，不知有沒看中什麼地方？」

「地方倒是看中一處，那天我去鬱孤台，發現花園塘旁邊有塊空地，緊靠城牆，環境倒還幽